

說苑

五



劉向說苑卷第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



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
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
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
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
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
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
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
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
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
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

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
無貨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
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
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
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
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
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
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
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

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臯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邾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邲鄆子陽園人亡挑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溥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

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
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
不用從祭膾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爲
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
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
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
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
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

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
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
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
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
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
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
騶駢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
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鑌鄒拂鐘不錚試物不
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捕鼠

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
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
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
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
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
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驎駉駉足
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
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
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

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
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摠
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
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
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
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
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
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

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鱮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楚昭王召孔子將吏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

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

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羗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

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

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
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
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
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
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
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
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
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
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
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
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
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
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
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
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
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
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
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

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

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狂木良鑿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

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龜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龜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旣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旣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旣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旣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
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鮒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
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
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
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
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

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
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市乎以言乎子
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

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

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
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

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
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

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

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兩之非其人如聚聲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趺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

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瀆瀆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繁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從冢竊萬民之

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竒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剝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剝

者君子比仁焉有段以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
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
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
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
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
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
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

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
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
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
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
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
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
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
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
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

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而鼎在其間水火
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
吾子獨搯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
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
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
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
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敬其行脩其禮千里之
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敬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七

苑世
第

劉向說苑卷第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
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
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
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
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

卷一

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

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夏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

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

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

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管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

亡何待昔伊維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秦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

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
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
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
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
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
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
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
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

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
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
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
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
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
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
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
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
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
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

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
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
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歛
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
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
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
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
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
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

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
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
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
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縈而劫之
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
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
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
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
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

有飢色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
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
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
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
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
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
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
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
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
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

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
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
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
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
後能食期年生臍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
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
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
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
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

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
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
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
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
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
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
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
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

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
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鬻身牛尾圓頂一角
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
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
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息
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
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
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虵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
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

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虵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

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

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雉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恟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塗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鬪然而止
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
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
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
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
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
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
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
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

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
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
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
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
為鼈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
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僥
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
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

弩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

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
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
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
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
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
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
有僑聞之昔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
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
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

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
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
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
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
頓首覺召史噐占之噐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
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
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
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六國無道
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

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
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
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
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
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
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
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
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猾狴食駿
驥駿驥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
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
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
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
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
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
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
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

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蒺藜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

貨其大夫比黨以來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
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
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
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
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
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
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
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

鑿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鑿也以管爲席以芻爲狗
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
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
中古之爲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鑿也搦腦髓束
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
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
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
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
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
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詆之太子

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
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
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
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
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詆之先造軒光之竈
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
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
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
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
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

煇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
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
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
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
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
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
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

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
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
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
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
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
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
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
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
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

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
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
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
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
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
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
子果不立

劉向說苑卷第十八

劉向說苑卷第十九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
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
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

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

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

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
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
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
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
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
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
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
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
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
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
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
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
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
耻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
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
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
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

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
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為能長生久視而
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
觿能射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
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
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
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

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
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
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
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
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
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

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履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

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
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
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
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
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
之寢曰左右之一作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
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
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
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

贄圭者王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
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
群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
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
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贄庶人以鶩為
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為贄贄
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
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
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

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
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
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
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
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
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
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
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
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
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
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
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
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
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
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
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
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
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
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
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
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掎克在位則
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
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
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
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

禮婦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
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
揜群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
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
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
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
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
時猛獸不攬鷲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
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豮牢其謂之畋

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
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
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
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
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
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
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不蟄不以火
田不麇不卵不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

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爲大理
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禹爲工師
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
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
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羗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
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
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

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

賵衣被曰襚口實曰啗玩好曰贈知生者賵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賵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啗實以珠諸侯以玉

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
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
地而制竒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
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
不必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
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
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
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
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
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
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
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
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旣
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旋其封
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

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術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

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

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
乎發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
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
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
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苴火入官宮里
用之各擊鼓苴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
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
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
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僂然若有見
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
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
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
卯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
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
諦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絜齋精思
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悒悒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覓
仿佛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
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
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
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
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
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
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
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
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

權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
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
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
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
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
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
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
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

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
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
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
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
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
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
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
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
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

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
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
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
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
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
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
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

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黃帝詔泠倫作為音律泠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

傷其為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沽洗沽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沽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

沾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
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
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揭埙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
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
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
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
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
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

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
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
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
之臣鼓鞀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
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
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
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
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奔慢易

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
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
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
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
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
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
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
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
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
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
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
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墮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

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
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
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
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
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

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
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
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
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
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
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
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
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
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
樂為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冝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
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
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
者其聲喑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
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
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
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
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

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
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
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
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
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

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_之有患禍者生於淫
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
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
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
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
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
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
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
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
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
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
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
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
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
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
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
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
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

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
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
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
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
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
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
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
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
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
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
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
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
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
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
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
改過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九

劉向說苑卷第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

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
齊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
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
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
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
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
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
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
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
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

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
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
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
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
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
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
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
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
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

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
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
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
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
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
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
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
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
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

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
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
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
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
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
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
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
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
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

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玕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締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膏貝也玕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

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
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
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
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
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
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
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
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
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
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

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
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
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
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本欲以知過也
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超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
珠玉重寶積鬣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
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
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
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
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

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
暖宮室足以馳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
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
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
傲虛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
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七也而曾不
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
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
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
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

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
臣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
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
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
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
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
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
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
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

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者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康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

將奈何內史廉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撲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

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

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
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
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
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
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
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
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
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
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
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
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
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
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
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
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
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
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

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

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慙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

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

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

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

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竒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揚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

保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保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櫛蒿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保葬也嘗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鍬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

曰瓦甌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
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
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
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
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
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
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
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

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
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
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
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
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
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

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
不及宣其學而已

曾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
必窮曾人曰何也曰一屨爲屨縞爲冠也而越人徒
跣翦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劉向說苑卷第二十終